

早堂勸賑講話

華北旱災，赤地千里，餓殍滿途，死亡枕藉。玉佛是華和尙，召集全寺僧衆，宣示災情，懇切勸賑。因錄其詞，以爲世鑒。

震華和尙錄
弟子寂明錄

一個人對於生活的態度，假使能够知足自安，那就是無往而不自適。我想這決不是普通的人所能做到的，那些家景饒饒的人們，衣必綉綉，食必肥鮮，他們常常還感覺得物質上有缺憾，這不過是證明他的「不知足」罷了。

最近報紙上的記載：今年華北旱災，其中如河南一帶的地方，因民食缺乏，已演成人吃人的局面了。55.因旱而死者，年多天到現在，是88.身屍滿地的降，終日不斷的刮風，以致今年麥熟無望，形成了空前的大旱災。

在這戰亂年頭，各處都早已是米珠薪桂，現在華北一旦遇到這樣大的不幸，真是十室九空，沒有半日的餘糧；糧一，人民所受饑餓的逼迫，就可想而知了。所謂「飢者易食，渴者易飲」。因爲飢餓難忍，祇好把樹葉採摘下來當菜吃，等到樹皮吃光了，只好拿五角錢買一斤的馬糞淘洗了來充飢。最慘的是把死屍割煮了當食品，這種慘絕人寰的現象，我們不特

是不敢聽聞，同時也是不敢想像的。現在上海各界已經着手組織華北急賑會，如聞南亭，李思浩，諸居士倡導賑賑；同時各機關，各宗教徒，都是風起雲湧，盡力捐輸。前天佛教會開會，討論關於賑災的問題，當時在會大眾對於華北的災民一致表示無限同情。凡是會中都很踴躍水認捐銀若干的款項。其中如德森法師很慷慨的獨任捐募十萬金的數目完成，否則，就是犧牲我自己也是在所不惜的。

這位法師平日的飲食起居都是極其儉單，遇有公益的事件就奮勇參加，慷慨成後。其他如鞠成法師及各寺喇嘛捐募捐若干，本寺擔任一萬元，因爲我到上海的時間很短促，相識不多，所以祇能擔任這數小數目，假使能够募得多了，那是更好的事情。現在我未將信施供我的各儀一千元實數出來，另外外交各職事以及福安醫院諸師可以隨喜捐助，當住裏的實情形再提出一點，以期達到認捐的數字。

目次

早堂勸賑講話	震華和尙錄
爲華北數千萬的災胞而呼籲	寂明錄
飢餓線上的乞賑者	艾荃
勸衆遊行記	廣濟
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縮影(續一)	震華
致普羅居士稱印大藏經見書	葉樹神
南傳大藏經簡目提要(續)	千鈞
扶桑高僧傳(續完)	太初
漫譯	直指野主
放香傳筆	志安
二十唯識論之研究(續)	佐佐木
福田工讀賦	黑田
詩歌	覺著
新聞一束	諸家
記者	記者



以大乘菩薩救度眾生精神為遵循的「真宗」；不過我與我們要再就新近一談話：我們實在是在為了同情心的需要，迫切；更說擴大作說一句：我們不願以慈善而後人，讓社會上的一般人士再乘機而後笑我們為新代下的賢者，專運在社會前途輪底後面而後隨的覆滅了。我們曾在本月的工作內擬的而起做過一次街頭宣傳的不錯，然而我們給予社會，印象及寄予北底高寒災民的深切同情，自信是不會辜負我們的一股勁兒和滿腔熱忱的，這是够得上我們引以為欣慰，事啊！

在這兒，我個人更具着一百二十分的熱度，希望社會各界上下層不問任何人士——只要他是個人——都應該抱着同情災民的觀念，站在人類互助的正義立場，大發善心，慨然仁義，竭各人所有的財力，踴躍捐輸。我尤其冀深地希冀於本市 各大資本富商紳士階級們：你們的家裏都是積以千萬，生活富裕；在這時候，你們應當體恤一點，儘可少騰慶回舞，少吃幾次，菜，把這些濫事消費的金錢節省下來拿去賑救北那班鳩形鵠首的高寒災民，要知「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今生後世，決定會獲福無量的。「禮漏授之以手，子不

欲手授天下乎！先哲所昭示的訓誥，還不够激動我們的良心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更有打動人人心靈的寶箴。「種善因得善果，種惡因得惡果。」這是佛教一定的因果律絲毫不爽的。各大資產富商紳士階級們！你們都會愛過社會底高深教育！是一知誠分子，自然都具有着清明而銳敏的頭

為華北災民乞命詞

世間不論何人 個個都要受生命
 度飽必飲水湯 療病必服藥片
 如果忍飢不食 馬上頭昏目眩
 如：華北地區 旱災數省殆遍
 可憐無救同胞 都是鳩形鵠面
 馬蹶於然值錢 路倒到處可見
 公然出賣兒童 豈是父母心念
 吾憐託天之幸 生在富厚市縣
 豈能不發仁慈 救特北方荒歉
 投片飼虎忘私 割肉餵鷹自徠
 特乃割血為詞 向外廣事募捐
 大家量力相施 多少各隨己願
 民國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瀋陽路王佛寺籌賑刺血撲書

本寺勸募華北賑款

俞靜波居士（國幣伍仟元）馬步洲居士，震華和尙，（國幣各壹仟元）蔣

「並不是和尙藉此化緣，實是同情華北底災，饑寒太苦！」
 情華北底災，饑寒太苦！
 卅二年七月十三寫於弘一大師圖書館

密厚，王太太，（以上各壹佰元）
 隆根，妙道，嵐峯，碑示，道生，心悟，妙峯，愛泉，淩泉，滿輝，勤甫，陸常進，高濟學，姚爾來，葉培芬，持善，法進，（以上各伍拾元）楊居士，（國幣肆拾元）會仁，松橋，明山，序根，道月，（以上各壹拾元）
 寂明，培根，香印，志道，因輝，李留基，張奶奶，樂軍，一心，竹岩，李水才，費德奎，屈左臣，洪宗，天久，悟恆，慧外，高福慶，張金福，丁發明，蔣錫珍，滋因，成妙儀，（以上各貳拾元）楚元，永正，（各拾伍元）仲輝，圓一，妙修，自遠，慎明，志願，祁懷仁，吳顯寶，魏兆群，陳佩才，陳國章，曹全有，姚迎春，性林，宗念，智明，霜月，培輝，清淨，直剛，顯度，方德，恩修，真誠，廣田，宇村，克成，悅塵，陳金朝，樂宏生，張舞，王兆才，何水法，王文海，蔣德才，趙明宏，戴桂龍，馬金山，張寶志，許榮，錢國寶，高桂生，張列良，陳守仁，許秋滿，（以上各拾元）廣濟，（國幣捌元）宗惠，智賢，刁少石，廣如，費根福，李桂林，（以上各伍元）按：一萬一千一百九十八元，已奉佛會轉賑華北災民。又仁山東初二法師各二百元，仁老代募嶺江踏出二千元，玉佛寺五百元，款交河南淨嚴法師購藥

少枚居士，（國幣伍佰元）守培，趙澄，戴茂發，吳雲山，（以上各貳佰元）志祥，（國幣壹佰叁拾肆元）逸退后和尙，有成，了凡，真輝，心緣

飢餓線上的乞賑者

艾 荃

華北災情，非常慘重，實為曠代所未見，本市各報紙，為其呼籲甚力。蓋同為人類且係國內同胞，自應有疾苦相憐守望相助之義務也。余為國民之一，怎能漠不關心？因緣此非詩非歌一稿呈府，聊寄片心之情。

誰知道蒼天何等酷虐！
 拋下了這麼大的災荒，
 驅逼着那許多羣衆，
 拚命掙扎在饑餓線上。

那羣衆天天空着肚皮，
 斑鳩臉畫出非人模樣；
 不能觸鼻的污濁馬糞，
 和草樹皮同充飢腸。

寒來思衣飢時惟思食，
 誰是人自有同樣欲望，
 可憐他們被命運捉定，
 忘日忘夜在捫頭饑饉。

卅二、七、十五、于玉佛寺

勸募遊行記

廣 濟

華北的災情，可算已達極點了。
 眼裏沒米用，人民生活所必需的麥，
 黍，雜糧，現已絕迹市場，黃沙撲面，
 粟，糜，生，而米價飛騰，達數千元

此情況之下，竟以樹皮草根果腹，甚
 至將馬糞淘洗後，用以療飢，請問，
 這還能當得飽嗎？我熟凡是人類，想
 該要予以同情的吧。

要說求生，而米價飛騰，達數千元
 担，豈是供不應求；一般貧民，是

我們的院長，一向是以慈悲為懷

不知有多少老弱餓死，
 不知有多少壯漢命亡，
 小孩叫哭吊大人眼淚，
 十室九空變成破產象！

現實逼着他們阻死了；
 內心裏充滿無限悲涼！
 這年頭處處都是刀山，
 試問叫他們乞賑那方？

誰知道蒼天何等酷虐！
 拋下了這麼大的災荒，
 驅逼着那許多羣衆，
 死命掙扎在饑餓線上。

，方便救世的一位大德，他對於慈惠
 華北災民這回事，關心至切，其熱忱
 遠勝常人。他於某一日早晨，除對寺
 內諸師作賑災訓詞之外，並發願心經
 自出外勸募，我們遊行時所放的為華
 北災民乞詞一紙傳單，就是他的勸
 書撰的。他記：「思人溺，猶已溺；
 見人飢，猶已飢。」像他這樣推己及
 人的一顆慈悲心，我想凡是在他領導
 之下的信徒們，沒有一個不感激涕
 的呵！所以這次我們師生們組織的
 勸募遊行團，就是這樣產生出來的。

在午後一時許，我們聽到集家鐘
 響了。大家都很嚴肅很齊整的排列在
 禮堂下，宏法師任遊行團團長，指揮
 該隊的一切，宏法師任總指揮員，助
 理募捐的方法，及散發傳單等事，培
 根同學手執三角旗，象徵着我們隊伍
 的偉大，激昂，其餘的同學，每人都
 執着小小紙旗一柄，上面書着賑災的話
 ，好像為我們勸募的疾舌；隊伍排好
 了，我們便開始出發。

出了山門，我們循着計定的路這
 路前進，出了板橋路，沿着支登路
 前行，一股奮勇沉着的精神，令人起
 敬！那旗幟飄揚，煞是美觀，真有一
 金碧輝煌，灼爛奪目之勢，行米幾
 ；道旁有兩少年，很驚訝的睜大眼睛
 ；甲：這不是和尚嗎？乙：很怪異的
 說，怎麼！和尚嗎？和尚做什麼？

又出來化緣了。甲笑嘻嘻的指着
 隆根同學手中小旗上的字唸道：「不
 是和尚化緣，實在衆生太苦。」
 是語，復又向勸募遊行團的大旗子一
 看，其意思問才知道他們是為華北災
 黎勸募救濟的，於是他人人才搖
 首道好而去。這裏給我兩點很大的感
 觸：一，我覺得佛教太不通俗化了，
 在社會學校裏，出外宣傳遊行的事，
 動輒有之，為什麼沒有人這樣認真！
 二，感覺到和尚有利益于社會的事太
 少了，所謂「佛法不出山門」，社會
 上人士每見和尚有如新舉動者，總以
 為是化緣——其實這話說得也不確
 ！如我們這樣集團勸募遊行的美事
 ！佛教太不昌明了；這不講別人詫異
 為奇，即我自己本身，也是出家以來
 的第一遭哩！

直行至支登路的南端，路旁有二
 牌，上書「靜安寺路」四字，路取寺得
 名，際此又聽其佛教的聲聲，心中似
 以暢然！行到國飯店前，我們得
 以整隊列成四行，先唱三寶歌，宏法師
 打着拍子，那清脆嘹亮的歌聲，使我
 們聽得之二！口裏面想唱歌的調義，
 又似乎裝裝進一層的作放棄思想，如
 第一首讚佛的歌詞：「人大長夜，宇
 宙昏闇，誰降以光明；三界火宅，衆

苦難起，難濟以安甯，大眾大智大難力，南無佛耶！朝朝暮暮，在塵界中，功德無量名。學乃知，唯此是，真無假修，靈形壽，獻身命，信受動奉行！」綜詞以上義章，我們就該知道我佛世世的精靈，然而我們是佛的精靈，應該怎樣稱佛救世之道呢？嗚呼，如有口調最伶俐，靈跡最靈敏的演明同學開始演譯，其演講的大意是：

「現在華北同胞，處於水深火熱的劫難裏，幾千萬人的生命，日在死亡線上掙扎着，而我們上海，雖物質高昂，一般平民生計，雖受窘迫，然仍有三餐可吃，且東有大商店，大工廠的設立，並未失掉商業繁榮，金融樞紐的所在，所謂救命如救火，華北的同胞現在正引領般的持着我們急救呢？俗語說：『休戚與共，同病相憐。』『愛人者，人恆愛之。』他們也是中華民族，我們怎忍坐視而置之不顧呢？要曉得現在佛教人，請來人救你，因果循環，絲毫不爽的，所以我們希望諸位父老們，大家務須慷慨捐輸，而去拯救華北如彌撒之盼的災民吧！……」從演明同學演講詞中，我們更可信不是和尚化緣，而實踐我佛救世之大悲主義呀！

繼之，有宏仁普願慈光諸同學的演講，其義章也不外乎勸募的要旨。最後又隨法師大聲呼着口號，且把宏仁在下海：

1. 人非涼血動物，豈能見死不救
2. 我們何等的幸福，災民何等的苦况
3. 現在你本人，將來人救你
4. 集腋成裘，聚沙為塔
5. 不是和尚化緣，實在衆生們太苦

呼日總專，即沿靜安寺路東行至南京路，雲南路，途中遇一俗漢，

專著 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縮影(續二)

震華

當途上人輩賑災的傳單給他時，而能面呈怒色，好像恨他什麼似的，唉！這個人真與禽獸無二無別了。隊行至壽聖庵，慶達國雲家師的招待，大家飲了茶開水，真是感謝不已，之後，又北行至新開路，折向西行，至小沙渡路，其中經過滬甯路，成龍路，卡德路；由小沙渡路東向橫橋而歸。這樣有四小時的經歷，才完成了我們勸募遊行的任務！

六，五，于上海佛學院。

東通志)

今佛(習禪)「清」新會李氏子，字千一，爲邑諸生，慷慨雋烈，世亂父爲菴猪所害，闔門老幼，皆被其傷，佛匿山深間得免，避親親辦家，日夜思報父仇，久之，猶亦輕其辱，不復復念，單騎出入，自忘戒備，佛劍刃懷中，調伺得間，一旦遇瘴道左，立刺其胸，刺其首鳴之於官，官憫其非原之，遂易釋釋華首也和尚剃度受具，充芥庵監寺，後事天老人爲棲賢典客，卒於丹觀，(海雲神溪廣東通志)

今存(習禪)「清」保昌人，李姓，俗名長庚，字西伯，性剛果，尚氣節，有崖岸序，從學者衆多，甲中之變，哭於明倫堂；氣而曰：「願聖賢書，今日猶視編費序耶？」乃焚衣冠於淨池側。走關天然，瘴癘爲份，門人鄧之樂築夢歸庵居之。遊然四壁，枯坐一蒲團而已。忽一日召諸門人集庵中，沐浴端坐而逝。(續廣東通志)

今印(習禪)「清」原名瓊，字景之更字海發，童顏梁氏子，家貧嗜學，少與吳燦果，佩蘭友善，通試東莞

，及本籍，並居育補庠生，先是戲爲人構藝，錄之擊冠其曹，遂自悔欺冒，乃自試，既售應場屋，館西粵歸而山死，哀鳴吐血，垂絕而甦，自是銳意修道，步入匡廬，歸天老人落髮受具，研究至於忘身，隨師還學，後返廬山掌書記，破有證入，行脚至黃州天章，付以大法，由陝西入都，某業林迎請任持，時徒衆甚盛，當事慮業，問能移堂前樹子，海發樹三即其樹曰，「根深不可移也，」一日跌坐築家齋曰，「西方淨域，近即靈台，物欲

不淨，洞見天心，」語畢遂寂，有翠鶴繞寺，築海岸，亦海發名僧，(順德縣志)

今回(習禪)「清」字更涉，本姓王，名鴻運，字方之，東莞少宗伯應華次子，初宗伯夢蓮幡下墜落而臨生，時桂香滿室，因名桂，及長至立，施詩，善畫蘭竹，不屬世事，明亡，父獲罪，遂棄諸生爲僧，有詩云，「寄書故舊無勞問，猶有僧閑學采薇，」往來羅浮雪峯間，後住丹霞，一日過江遇暴漲，漂沒於壘石之下，(廣州府志海雲神溪廣東通志)

今佛(習禪)「清」番禺人，字鏡樓，天竺禪師族姓，原名暉，字自昭，少隨諸生，名聞聲序，有至行，篤於友誼，庚寅歲亂，室隳妻子，降

今印(習禪)「清」原名瓊，字景之更字海發，童顏梁氏子，家貧嗜學，少與吳燦果，佩蘭友善，通試東莞

，及本籍，並居育補庠生，先是戲爲人構藝，錄之擊冠其曹，遂自悔欺冒，乃自試，既售應場屋，館西粵歸而山死，哀鳴吐血，垂絕而甦，自是銳意修道，步入匡廬，歸天老人落髮受具，研究至於忘身，隨師還學，後返廬山掌書記，破有證入，行脚至黃州天章，付以大法，由陝西入都，某業林迎請任持，時徒衆甚盛，當事慮業，問能移堂前樹子，海發樹三即其樹曰，「根深不可移也，」一日跌坐築家齋曰，「西方淨域，近即靈台，物欲

不淨，洞見天心，」語畢遂寂，有翠鶴繞寺，築海岸，亦海發名僧，(順德縣志)

今回(習禪)「清」字更涉，本姓王，名鴻運，字方之，東莞少宗伯應華次子，初宗伯夢蓮幡下墜落而臨生，時桂香滿室，因名桂，及長至立，施詩，善畫蘭竹，不屬世事，明亡，父獲罪，遂棄諸生爲僧，有詩云，「寄書故舊無勞問，猶有僧閑學采薇，」往來羅浮雪峯間，後住丹霞，一日過江遇暴漲，漂沒於壘石之下，(廣州府志海雲神溪廣東通志)

今佛(習禪)「清」番禺人，字鏡樓，天竺禪師族姓，原名暉，字自昭，少隨諸生，名聞聲序，有至行，篤於友誼，庚寅歲亂，室隳妻子，降

於危城，子身深寓，深自緘晦，無復有人世意，研究儒者之學，規行矩步，皆有準繩，晚讀楞嚴經，始洒然超脫，於是入雲峯閉關三年，時天然居樓貫，雲峯方與土木，沼出輪旋，遂法公慕化，殿宇落成，戊戌迎天然返鄉，庚子開戒，與石鑑成禪師同日受具，命司記室，尋升按雲堂，師勸請精嚴，銷鎚交下，如青天雷鳴，不可掩覆，舊習頓爽，隨杖居東芥庵，益自淨勵，一夕坐亡，緇白爲之哀悼，沼於書無不覽，工楷，時長於古，尤工詩麗之辭，有集行世，（海雲禪藻廣東通志）

今種（習禪）【清】東官尹氏子，字雲木，生長名聞，幼知向上宗門，童年身服苦行爲沙彌，供汎掃，具後遺待司，歲暮風尼，學通宗說，面極慈嚴，謙遜若不及，與人言輒面赤，最有所失，謙歸和尙期許特至，自當爲公誦經，多所歡笑云，天然老長毛住道場，未嘗少離，時僧年無一日不習，曾下後示寂，遺骸無一，遺下詩十六首，（海雲禪藻廣東通志）

得再飽，俟尹出，遮道大哭，尹愕然憐師稚小，乃問狀判藤取釋，師曰，遲則必斃，尹噓意，乃立出之，禁出嘆曰，吾遂一孺子實，年十六抵雷峯，依天然老人得度，參究有得，思如泉湧，通三教，信筆注三祖信心銘，諸著宿持通之，年二十二，奉師命出海峽，千可和尚一見深器之，每與參與語，自春祖秋，頓忘茶路，三年渡遠海歸廣州，游奇甸，遭兵變，有欲假火魁以中師者，其黨忽就擒，計師從塞北出獲南，阻阻備嘗，胸次益灑灑廓落，依雷峯，一旦豁然，住海幢十二年，癸丑請藏入北，過山東開豐，駐錫甯府，乙卯回海幢，手疏楞嚴，輯四分律藏大全，辛酉元且，有收拾絲線返十州之句，九月卒，有阿字禪師語錄，（廣東正燈錄附通志）

今遇（習禪）【清】華亭孫氏子，字澤明，父母崇信外教，明侍驗既久，知非正道，乃發願出家，回度二親，年十九，依雲棲曾下宿落髮，聞二教，禮泗下三宜和尚微元，足參方，往來天宜之門，尚微元要，未幾，母有疾，力舉揚正法，父母有疾，因事供養和尙同時得度，夙願酬畢，直入匡廬，時天然和尚主法歸來，一見契合，遂結茅巖，後返雷峯受法，住丹霞卜餘年，雲水入門，不費紙裏，出納淨財，悉歸庫司，別無所營，衣敝巾補，不承新製，服垢自洗，不委侍隨，稍有贏餘，分給窮乏，二時行道，不間晷昏，示寂時留偈示徒而逝，（成涉堂文集廬山正燈錄）

今端（習禪）【清】新會蔣氏子，字志現，幼爲章誦之士，生長甫宦，衣絲曳綈，持藥劑肥，晚好茹淡服素，視家世豪華，忽如朝霧，初易爲服於雷峯，毫髮具隨，然禪師主法丹霞，推爲龍護國主，龍護乃叫僧郵居，雄州孔道，能接待十方雲水，久之還雷峯，觀淨初學，手不釋卷，休老而終，其子一子，相繼出世爲宗元，（海雲禪藻廣東通志）

今種（習禪）【清】番禺萬氏子，字阿代，字雲生，以樵運柴，爲薪卒，性剛，非便遺欲，師曉卒費金銀，

今觀（習禪）【清】新會楊氏子，字石霖，初名大進，字翰序，年十五補郡諸生，博習陽明之學，崇正甲申，聞宗師陷，即訪求天然，向，論禪異同，不從心術，則奉後，遂歸，生，會空隱和尙，自長慶還，扣擊韻銳，逾年復見空隱於海雲，頓悟度子，落髮雷峯，天然授以

大法，豁然悟悟，甲子舉西堂，領衆之棲貫，闡僧迎住長慶，半載復返棲貫，嘔血而逝，（廬山正燈錄開州遺蘊廣東通志編建道志江西道志）

今聲（習禪）【清】東莞溫氏子，字切

府憲廣東通志

今歸(習譯)「清」所會憲氏子，字解虎，原名國賓，邑諸生，少修梵行，有出世之志，遇天然禪師，即求脫白受具，初為海雲典客，會阿字大師分庵海幢，建方興，百務叢集，監院其難其人，禪師命錫充之，左右勤雜，法門大振，尋遷都寺，性慈和，生平無厲色，與人殷殷有真意，工行書，臨帖以指畫，畫為之穿，其子月旋，亦依止海幢，並修書德，(海幢禪院廣東通志)

今歸(習譯)「清」黃浦黃氏子，字即覺，少孝友，行動不苟，年廿九，輔博士弟子員，與從弟真佛，每月朔，率同學集文昌宮，檢舉身心功過，辦法事，有省，遂披緇出家，隨天然入匡廬，修行勤苦，一日聞鐘聲得悟，天然許之，將付法偶示病，自知時至，出別大家，脫偈曰：塵塵散，風輪晚，未土山時若何，塵合零逝，其從弟佛，亦棄儒生，擊其子角子出家，角子九歲成僧，不數年遂悟大乘，住棲賢，有斷餘行世，(廣州府志)

今歸(習譯)字足剛，順德縣氏子，原名殿武，字若英，邑諸生，與兄實皆有文名，為梁朝解梁訪遊小友，嗣冠從天然禪師，求生死大事，

已丑魏白受具，其母頗知書，相繼落葉，殿性真高好潔，非其人難實遊不肯青樓，居雷峯文室，久，戊戌，謝嘉興請藏，還至歸宗，閱大藏一周，歲飢日備食此糜，以病還雷峯，受棲賢山水，扶病強行，竟挽于五乳峯靜室，嚴道念甚深，知解明敏，有西雷遺稿一卷，秋復白合諸詩，為世傳誦，(順德縣志)

今歸(習譯)「清」潘麟，杭州人，姓金氏名堡，字道隱，號衝公，崇禎庚辰進士，官禮科都給事丞，崇朝忤旨，遣戍廷杖，粵，事潰，遂出世於韶州丹霞，苦行精勤，興建丹霞禪院，緣法廣大，而一文一絲不私其身家，十方學徒，屢包而至無不服德皈依，判宰既成迎其師天然和尚居方丈，身執執事之寮，粗衣素食，超然本色沙門，若不知其為少年才名，甲天下之金道隱，少壯制藝奇古，為庚辰之冠，眼空一世，披緇後，堅忍禪佛法，盡喪生牛原習，丙午秋寂於丹霞，有編行堂集，(慶山正燈錄)郡詩料廬山志留江縣志)

今歸(習譯)「清」番禺麥氏子，字榮說，家世儒術，年十九，造廬山參天然大師，得其法，後隱入嶺，禮席丹霞，次遷海幢，雷峯，永寧諸刹，康熙壬申入闕，巡撫下公，延

歸隱尚未得暇，良切依隨，弟杜門養病，並未詣人，尤怯酬應，因腸胃積弱，出外二飲食，便困頓數日，極為苦也，平六日承公與幼童兒召宴，亟往聆談，且聞幼童兒履跡及下走，意甚殷拳，尤欲一見，惟以前情之故，且此數日，猶有小感冒，未敢外出，歡謝之至，微聞靜安之會，係商會大藏進行之事，此乃民國三十年來第一盛舉，聞之忤舞，弟對歷代藏經，研求有素，私恒謂宋元明清遺金剛圖，無不有編印佛藏之舉，中國獨無人提及，實為國家之恥，曾與戴季陶王一等言之，極以為然，久未逮及也。宋之黃福思深萬源疏，明之經山五極大障，皆非假回力，幼翁此舉，足稱賢賢，惟當化環境劇變之時，欲此事之克底於成，非先有編印之計畫不可，否則極易半途而廢，轉辜其望，並違初願。竊意此事第一應先定編纂大綱，第二編印大綱，定出預算，今日編印大藏，如蹈襲前此各藏之舊，則無須多此一舉。聞有人主張

住怡山，三年之間，百廢俱舉，彼後跋山為業師撰塔銘，(廬山正

燈錄編纂通志)

編印大藏經意見書

葉恭綽

致普慧居士

將正藏加以校勘，此為費力不好好之舉，蓋其所據五種藏我尚無其底本(靈藏即決不能得)，何況諸另有根據，以糾其疏誤耶。佛藏今日民間編藏，有至要之點，即英亞國內各藏以前之遺佚是也。按各藏之遺佚，不外數因，一因帝王宰官或僧侶懷挾政治宗教上之私見，不許其入藏者。二因帝王宰官懷挾政治宗教上之私見而撤之出藏者。三單行俱本未傳世行遠漏未入藏者。四遺失或歸中國未及見者。五雍正以後支那撰述之來不入藏者。此五者，雖不能遍舉其名與數，然可信為數不少，且必有非常價值，而且適為今日所應為所可為之事，蓋今日文化接通，易於采訪，政治上之忌諱漸趨已濫，以前各種障礙，云無有，如不及及時從事，實屬負此時代之今日編藏，必應以此為主要目的及中心要點，其餘再加以何項，亦無不可，統統時間財力為進行程序可耳。惟今日生活程度日高，物價尤騰貴不已，如不先有概算，必致進退維谷

。竊意印行雖係以後之事，而目下必須備有計畫，猶之建屋，須覓地也。及成本也，今日刻木板已無謂議（因價太昂且太艱）排印與石印，有斟酌之餘地，最好係用分紙出書之法，全藏書如以一百大冊為準，假定分五批或十批，如十批則每批十冊，約計采訪購置編譯校印行各費，至少須五十萬元（始以二百部計算），即每十冊成本銀二十五萬元，每一冊成本為二萬五千元，印成出售，恐難保本，假令得銀一半為二十五萬元，則須再出二十五萬元，如此循環，即以十年

南傳大藏經簡目提要（續） 圓照譯漢文

- | | | | | |
|--------|------------|----------|-----------|------------|
| 第四 生法品 | 四五 苦 | 七四 病（一） | 第七 鹿網品 | 八四 瓊駝 |
| 卅三 生 | 四六 所可了知 | 七五 病（二） | 六三 鹿網 | 八五 空 |
| 卅四 老 | 四七 所可知名 | 七六 羅陀（一） | 六四 鹿 | 八六 簡約 |
| 卅五 病 | 四八 所可捨棄 | 七七 羅陀（二） | 六五 三彌提（一） | 八七 闍陀 |
| 卅六 死 | 四九 所可實證 | 七八 羅陀（三） | 六六 三彌提（二） | 八八 富樓那 |
| 卅七 憂 | 五〇 知解世所可曉了 | 七九 無明（一） | 六七 三彌提（三） | 八九 婆伽迦 |
| 卅八 汚穢 | 五一 所累 | 八十 無明（二） | 六八 三彌提（四） | 九十 勸著（一） |
| 卅九 穢穢 | 五二 所歷 | 八一 比丘 | 六九 優婆塞 | 九一 勸著（二） |
| 四十 流亡 | 第一 五十品 | 八二 世間 | 七十 優婆塞那 | 九二 二法（一） |
| 四一 生起 | 第二 無明品 | 八三 願初具裏 | 七一 六彌處（一） | 九三 三法（一） |
| 四二 滅盡 | 第三 無明 | 第四 闍陀品 | 七二 六彌處（二） | 九四 所攝取（一） |
| 四五 無常品 | 第四 繫縛（一） | | 七三 六彌處（三） | 九五 所攝取（二） |
| 四五 無常 | | | 七四 病（一） | 九六 退 |
| | | | 七五 病（二） | 九七 不放逸住者 |
| | | | 七六 羅陀（一） | 九八 攝護 |
| | | | 七七 羅陀（二） | 九九 三昧 |
| | | | 七八 羅陀（三） | 百 獨思 |
| | | | 七九 無明（一） | 百一 非汝等有（一） |
| | | | 八十 無明（二） | 百二 非汝等有（二） |
| | | | 八一 比丘 | 百三 優陀羅 |
| | | | 八二 世間 | 第三 五十品 |
| | | | 八三 願初具裏 | 第一 安穩者品 |
| | | | 第四 闍陀品 | 百四 安穩者 |
| | | | | 百五 執取 |
| | | | | 百六 苦 |
| | | | | 百七 世間 |
| | | | | 百八 勝 |
| | | | | 百九 繫縛 |
| | | | | 百十 執取 |

百卅一 了知(一)

百卅八 惡意者(二)

百卅二 了知(二)

百卅九 內內(一)

百卅三 侍明

百四十 內內(二)

第二 世間欲類品

百四一 內內(三)

百卅四 魔索(一)

百四二 外因(一)

百卅五 魔索(二)

百四三 外因(二)

百卅六 世間欲類(一)

百四四 外因(三)

百卅七 世間欲類(二)

第五 新舊品

百卅八 帝釋

百四五 業

百卅九 五結乾闥婆子

百四六 有驗(一)

百四十 舍利弗

百四七 有驗(二)

百卅一 羅曷麻

百四八 有驗(三)

百卅二 繫縛

百四九 有驗(四)

百卅三 取執

百五十 內住

第三 居士品

百五一 何功德

百五二 有因由耶

百五三 諸根

百五四 說法者

百五五 諸品

第一 悅喜消盡品

百五五 喜悅消盡(一)

百五六 喜悅消盡(二)

百五七 喜悅消盡(三)

百五八 喜悅消盡(四)

百五九 香萎羅林(一)

百六十 香萎羅林(二)

百六一 拘提他迦(一)

百六二 拘提他迦(三)

百六三 拘提他迦(三)

百六四 邪見

百六五 己身見

百七七 過去(十三—十五)

第二 六十乃至廣說(品)

百七八 過去(十六—十八)

百六六 我

百七九 凡無常者(一)

百六七 欲念(一)

凡無常者(二)

欲念(二)

凡無常者(三)

欲念(三)

百八十 凡無常者(四—六)

百六八 欲念(四—六)

百八一 凡無常者(七—九)

百六九 欲念(七—九)

百八二 凡無常者(十—十二)

百七一 欲念(十三—十五)

百八三 凡無常者(十三—十五)

百七二 欲念(十六—十八)

百八四 凡無常者(十六—十八)

百七三 過去(一)

百八五 內(一)

過去(二)

內(二)

過去(三)

內(三)

過去(四—六)

外(一)

過去(七—九)

外(二)

外(三)

(未完)

扶桑高僧軼事(續完)

太初

(一)他人稱讚極

「天和尙，實在不成敬意，謹以五百兩金，在寶剎做功德，請在佛

相州鎌倉，山之內，月谷圓覺寺住職誠拙和尙，德川末時聞名全國

時，聊資提注可耳。」

之名僧也。每年于其山門內打普佛寺，各持善信，踴躍布施，盛況無出其

右。若其是微少，但是一心想和尙道謝儀，只道「是，是，」而已。

時江戶藏前有力商名梅津屋德兵衛者，來寺訪丈，謂有布施金額獻

的，只道「是，是，」而已。

上，和尙當予謁見。

這施主可算有點不快，我說五百金的數字，在當時實在是了不起的

百金了，難道和尚真有點不知道金錢之來處不易嗎？

「和尚，實在是些微的一點心意，五百一兩，實啊！」

和尚一聽也不睬他，只是「送命運命！」

「和尚，五百兩金，在大和尚寶利看來，也許不算是大數目，可是在我們生意人說來，可就不少數了，不求別的，我只願和尙給句話表示表示，也就甘心情願了。」

「說了半天，你是等我道謝啊！真是意想不到的怪施主，種善根是種在足下身上，爲什麼一定非要貧僧我道謝不可呢！怪事！怪事！」

羞得梅津伏半日不起！

（二）活禪機

江戶。橋邊總泉寺住職柳春和尙，以其所謂「活禪機」宣揚佛法，名著一時。

某日，有他的一個年青的徒弟，與鄰人少女，同時宣告失蹤，事發發覺和尙，櫥內有五十兩金一封，也不翼而飛，和尙發覺後，毫不介意，亦未加以追究。

當時有人問和尙爲什麼不追究一下呢。

「何苦來呢？既然相親相愛，去就去罷，何必一定追回來呢？」

當夜，鄰人來寺內訪和尙，並把

金一封真贖歸還和尙，幸逢少女走出後，在家中分文未動，和尙鬆了，馬上變了色！

「不可出了亂子了，趕快你我分頭找吧，」先前聽說自己徒弟和鄰人走，而且又被偷了金，倒差未介意，這大反而大驚失措，有人問其理由，和尙說：

「凡男女之私奔者，如不搖款潛逃，則必係情死無疑也。」

聞者恍然大悟。

翌日，果子牛込早稻田田圃內，發現情死屍體二具。

（三）豈關羅王書信

江戶品。東海寺住持澤庵禪師，上至三代將軍德川家光，下致販夫走卒，無不篤誠皈依于其門下，致一代之高僧也，其滑稽酒脫中寓教化凡俗衆愚之妙智力，與「宗佛徒之宣教方法，大有不同。

某日當其外出時，在寺內外被一老太婆緊執其法衣袖不放，老太婆問道：「澤庵和尚是你老人家嗎？」

「是我，有什麼事嗎？」和尙很和藹地。

老嫗馬上痛哭，訴述着他的苦命：

「啊呀，和尚老爺爺呀，我是苦命的人啊，也不知何而生造了多少業，守了三十多年寡，只望兒子，兒子也死

了，兩個孫子也沒留得住，唉，苦命的我，知道是前世的業太大了，只望大和尚，做做功德，等我死在地獄裏時，請開王老爺，要再給我受苦吧！

求求大和尚慈悲吧！」老嫗橫流無知，也真覺得可憐，想個什麼法子好呢？

「好吧！讓我給開王寫封信吧！」

「什麼！給開王爺寫信？怎麼送法呢？」

「當！送去是不可能的，等你蒸氣的時候帶去就是了。」說着叫徒弟拿出筆墨，寫狂歌一首：

「罪業若比山還重
開魔帳上紙短
開魔大王閣下
澤庵再拜」

寫完後，還吩咐老太婆：

「當你要覺得不久人世時，可要帶這封信，握緊在左手裏，等你去地獄拜開王時，當面交上，開王看了，一定不和你爲難了。」

老太婆流感激的老淚，謝不止而去。

禪道之極，何必顧及死後？只要生時安心立命，便是成佛大道，蓋澤庵禪師，參透個中得道真諦，故做幽默滑稽。誠不可與一般輕機善語之出

實「贖罪券」同日而語也。

按：狂歌原句爲「造り置け罪ハ山ホドアルナレバ開魔，帳（ホケドコロナシ）」

（四）鐵眼 開心

日本最初翻刻佛經中一切經典者，爲山城宇治寶山萬福寺之鐵眼和尚也。

鐵眼和尚欲刊行佛典時，擬定募化計劃，可是他以爲與其讓少數富豪大量捐助，莫若讓一切衆生隨緣少數樂助，積腋成裘，共襄聖業，比較得更有意義。

最初在西京栗田口，向行人乞化，來往客商，起初以爲也不過是一個普通花子和尚而已，沒甚人理睬他，後來知道他誠意修化刻經資金，于是都被他的金剛心所感動，爭爲布施。時有一年青武士投以制錢一文。

鐵眼恭恭敬敬的領後，稱謝不止，倒把武士給惹出氣了！

「區區一文，也值得這樣隆重的稱謝嗎？」

「做功德，金額不問多寡，一文錢和千兩金，其志何異？貧僧謝者不是對于一文錢，是對於壯士的一顆佛心稱謝也。」說着，又把刻經渡衆生出一番願望說這年青武士聽了，武士聽了後，被他的偉大的熱情所感動，遂自願襄助和尚的大事業，以後做

鐵眼和尚欲刊行佛典時，擬定募化計劃，可是他以爲與其讓少數富豪大量捐助，莫若讓一切衆生隨緣少數樂助，積腋成裘，共襄聖業，比較得更有意義。

最初在西京栗田口，向行人乞化，來往客商，起初以爲也不過是一個普通花子和尚而已，沒甚人理睬他，後來知道他誠意修化刻經資金，于是都被他的金剛心所感動，爭爲布施。時有一年青武士投以制錢一文。

鐵眼恭恭敬敬的領後，稱謝不止，倒把武士給惹出氣了！

「區區一文，也值得這樣隆重的稱謝嗎？」

「做功德，金額不問多寡，一文錢和千兩金，其志何異？貧僧謝者不是對于一文錢，是對於壯士的一顆佛心稱謝也。」說着，又把刻經渡衆生出一番願望說這年青武士聽了，武士聽了後，被他的偉大的熱情所感動，遂自願襄助和尚的大事業，以後做

鐵眼和尚欲刊行佛典時，擬定募化計劃，可是他以爲與其讓少數富豪大量捐助，莫若讓一切衆生隨緣少數樂助，積腋成裘，共襄聖業，比較得更有意義。

最初在西京栗田口，向行人乞化，來往客商，起初以爲也不過是一個普通花子和尚而已，沒甚人理睬他，後來知道他誠意修化刻經資金，于是都被他的金剛心所感動，爭爲布施。時有一年青武士投以制錢一文。

鐵眼恭恭敬敬的領後，稱謝不止，倒把武士給惹出氣了！

「區區一文，也值得這樣隆重的稱謝嗎？」

「做功德，金額不問多寡，一文錢和千兩金，其志何異？貧僧謝者不是對于一文錢，是對於壯士的一顆佛心稱謝也。」說着，又把刻經渡衆生出一番願望說這年青武士聽了，武士聽了後，被他的偉大的熱情所感動，遂自願襄助和尚的大事業，以後做

鐵眼和尚欲刊行佛典時，擬定募化計劃，可是他以爲與其讓少數富豪大量捐助，莫若讓一切衆生隨緣少數樂助，積腋成裘，共襄聖業，比較得更有意義。

最初在西京栗田口，向行人乞化，來往客商，起初以爲也不過是一個普通花子和尚而已，沒甚人理睬他，後來知道他誠意修化刻經資金，于是都被他的金剛心所感動，爭爲布施。時有一年青武士投以制錢一文。

鐵眼恭恭敬敬的領後，稱謝不止，倒把武士給惹出氣了！

「區區一文，也值得這樣隆重的稱謝嗎？」

了他很大辦法。

此種通遊各地，代行募化，數年之內，已經達到預期數額。

可是漢巧這一年大阪地方，大汎洪水，餓殍滿路，死傷無算，慘狀總于極點。

鐵眼是慨然而起：

「貴僧發願剃經，目的也無非宣揚佛道，佛道安場，乃為善，渡衆生，今以所募化來的金錢，費之于剃金，或以之救濟水災難民，實在異途同歸，于其剋經，何如救濟災民？實為當前急務也。」以此意見，與當時施主相商，當時無不贊同，于是災衆大受其惠。

此後鐵眼遂又立于街頭募化，當時他日虔誠，感人真深，未數年又積得所期之金額。

偏偏漢巧，京阪一帶，又發生了大飢饉，人民困苦之狀，不減當年洪水，鐵眼不忍坐視其慘狀，遂又把二次募化的款子，中止了剋經計劃通通用在救濟事業上。接着又奮然于三次募化工作，他的大金剛心，感化了不知知道多少人，第三回的工作，竟于很短時期告成，定于天和元年，即初于西元栗田口乞化，十七年頭上，遂大功告成了。此即所謂日本佛教經典中之所謂鐵眼者是也。（終）

後記：妙法輪轉經宏慈法師素稱于予，遠在異域，苦無以報，遂以讀書錄經，半抄半譯，用以報命。通觀日本古時名僧，妙事亦多，而其行徑，又和中國高僧無異，請摘錄其一人一事，以饜讀者，更欲以之供養「心不出家」者。

一、名山多名利
宋僧仕可語云：「是山皆有寺何處不為家，一極言名山必有名利，所到皆可挂搭，無露宿草棲之慮。按古。高僧大德，抱道自重，每樂避世就寂，結茅常在孤峯深處，初無意於高深大屋，挂名庶籍及其終也，乃為龍天推出，使作人天顯出，於是檀施分二葉，納子活佛，頃刻間化廣穴為寶坊矣，新城漁洋山人謂：「天下名山，鮮有無佛寺者，獨山東勞山。道教所占，而無佛跡，至明崇禎大師始闢闢延禪，反之，神霄孫闕，日益衰落，李笠翁遊虛山，只一道院，大為被教不平，書一聯云，天下名山僧占多，也留得一二奇峯，棲吾道侶世間。語佛說盡有誰知，予妙論，出我仙師，後王可庇太守，則謂：「世間好佛說盡，天下名山僧占多，雖世俗傳名聯，著字乃欠精審，夫

漫 譚

主軒指道

予初寄湖、寺，即安單於菴對學院之宿舍中，特當淮安事變後，青年學僧輩散，故與予同居者僅十一人，比丘四，沙彌六，帶髮學生一，頗不寂寞，且有滿之患。衆中以予年較長，同居者咸以師事予，予亦以師事衆人，於是相處如家人子。每日午前，沉於佛事，彼此不相見，惟於午後，經卷課畢，談掌故者有之，作遊戲者有之，閒亦鬪子加入，予均以疾辭，然亦無法斷人所好，故午。宿舍中，甚隆人聲如爆豆。予實不壞其禮，戲出對句云：「窗下松松落子，示衆口；有對云：對者許博奕，對如不工，則掃地，交白卷者，當以戒尺量手心。衆曰諾，移時，有對「室前寫字筆先花」，有對「座中掃地佛塵塵」，予以「佛塵塵」三字太不敬，即對其

山本因人得名，得無大，山雖美亦弗彰也。乃廢金山佛先書下聯云：「天下名僧山占多，寫至山字故作停頓，僧以筆誤，欲易紙，可作笑曰：「可用可用。」隨為書成僧初猶不解，及見上聯，世間英雄浪淘盡」，乃擊節稱賞。

寺名取義，大都本諸內典，然亦非為定例有，事名者如洛陽白馬寺因白馬狀得名，有以人名者，如揚州天寧寺稱謝司空寺，因謝安捨宅故名，以地名者如金陵有金陵寺，有以國名者如杭州有天竺寺，又有高麗寺，有以物名者如重慶廬山相思寺以山有相思故竹名。

放香隨筆

志安

掃地，對「筆生花」者，予即賞以落花一握，餘則耕二指括其面以示羞，予亦對云：「碎前牙石竹生孫」，不意予句中之竹生孫，已被同居笑為「竹」金，讀，孫是孫悟空，不然，如何穿得石出？

弘一大師紀念會啓事

一本會請出版之 弘一大師手寫藥師本願功德經，全卷百三十餘面，井名人題跋；售價四十元，備鈔，外埠加郵費五元。另晚晴老人演講集，購五元一冊，如欲購寄者，加郵費五角，此啓。弘一大師紀念會啓

二十唯識論之研究(續)

佐佐木月樵著
五種編輯

第一，夢覺不同，比如人們在夢時認着夢裏外境，覺時則已不知外境的實有，有時現實的外境，復與夢時相同。至於醒覺之時才得知覺唯識無境。一般世人則以夢覺弄其性質，其實夢覺唯有一覺度的相違但是必然的道理，是非根本性質之物的相違。因此一夜夢與一生覺，唯長短強弱之不同。然而我們在夢中的現量，才能知道生死長短的大夢，便無外境實有的事實覺知。

見虛妄夢者，未醒則不知。
夢只顯非有，才覺。能知。
未覺不能知，夢所見非有。
[*priti-dān mthou-ṅ yik mo-ch'pa*]
[*priti-dān par-dī kra-ṅ-gān yin*]

第二，夢覺業果不同難；若說夢覺醒時，則於夢中所行的善惡行為，若無業果，覺時善惡行為，也難沒有業果，然而何故祇說覺時的善惡才有未來善樂之果？世間對於這個回答使以別果不同，決非因着外境之有無。這個祇因於人們造作的時候心業是有醒時之別。比如覺時，因有狂醉等緣造作無意識的業因，其力極為微弱，翻無引業。然在夢中所行的夢中行

為是必成。出醒經第十一。下上記載初果到入。夢中相交而損善的十種，瑜伽經第九中也說是不增長的十種，第一就是夢中所作之業。然而感不同，是依造業的作力有怎樣強弱之別，是決。是因爲外境之有無之分。

無明性於心，夢識出眠境，
心由睡眠境，故夢覺業別；
未來果不同；夢覺果不同。
[*sema-ti gūi-tyis han-pa-an*] [*le phyis mī-dān hōra ni ma-hun*]

第三，二識成決定難；若以其識體轉變似外境現，唯唯緣起，所緣之境非心外境。世間有情，親近善友聽聞正法，親近惡友則聞邪教，若聞正法之時，則以說者之慈悲心為決定，聽者則以正智為決定。若聞邪法，也與邪心決定一樣。若以心外無說也無善惡二友，此說怎樣成立？世親對於這個道理，也有說明。我說「唯識」，必不說他有所及他所變之境。唯識是親所緣之境，即是不但緣着自識所變的心外之境。而為說者者，各自八識，彼此互有增上緣的相增力故，才能成爲說聽事實。畢竟說聽

者是爲親所緣境，俱爲自心所變，非依心外之境。

(八) 透天增上緣，彼此心緣合。

(一七) 更增上緣，二識正邪交。

(一七) 展轉增上力，二識相決。

[*rgis-ṅ gūi-tyis ḥaw shā-na*]

[*raṅ-gūi-tyis paḥan shā-ne*]

第四，行業不同難；親見緣境，若不依共同自心所變之心外境，世間便無犯殺生罪。爲什緣故？因我們不能殺心外之牛羊等。世親對於這個問題，便以能殺者起殺害心時時候，則以其心轉變力爲增上緣，而使所殺者變現自爲殺害的事實。因此，使他斷絕命根，然而若不

以能殺者起殺害心的增上緣，則所殺者便無此事現起，雖說殺生是爲自心所變的而能殺者也犯殺生罪。例如依鬼魅等意力的勢力，於他有情成變弄之罪，普通人意念的勢力，如在個人的夢中，看見許多事實。

(十九) 死依於他心，亦有依自心；及種種因緣，破失自心識。

(十九) 自他識變弄，死生由此成；如他失心等，因鬼等心力。

(十八) 由他識變弄，有殺害事業，如鬼等意力，令失心等。

[*ḥel-dā gūi-tyis gyā-m-rgis-ṅ*]

[*bye brag tōse d'par bya-na*]

[*ḥel-tā seṅs-ṅ d'par bya-na*]

[*ḥin-n-gyi dran noma-ḥgyur-seṅs bhin*]

五唯識無我

(十) 親及妄無實，如是入我空；

體性諸弄法，入諸無我；

(十一) 若強依此教，得入人無我；

由身教能解，分別入法空；

(九) 依此教能入，取取無我；

所法法無我，復依餘教入。

[*de-lar gan-ṅ seṅs ḥdāg med-pa*]

[*ḥing par ḥun-ro ḥhan d'par yan*]

[*ḥan-n-gan ḥos la ḥdāg mī-d'far*]

[*ḥing-ṅ gūndr tags-ṅ ḥdāg ḥdāg-ṅ k'i*]

我們均以不偏正所明，是「唯識以境」或「無境」的明似着外無對境的實存。也仍存的問題。不是別的，是爲唯識教學所共建立的無非「法」，對於外道的「我」論，則內說無「我」「人」。換句話說，世親唯識教學，畢竟是成立於「我」「法」二空之上的。因是，我們首先一往地介紹「唯識無境」之義，作爲序說的特論，却爲現在所講的唯識無我之義。

原來是以世親的唯識很教育，至少是外「無境」，內「無我」的內容。前者之義，既已介紹過了親批評勝論有部的外境之說，詳明無境之義。現在順序地批評到外道的內我

之說，按者之義，然在本論裏，在（七）（八）（九）類上或在說明二無我的教義以外，對於「我」論的批評，無論那個，都是完全沒有着到，這倒是爲什麼，因是世說雖已在於俱舍論上說過這個，復內世觀的唯識教學，起經不待唯識論上去說，我即早已差於俱舍論第九教我品上，其萌芽了，因是則以兩論思想的關係是證明唯識無我之義吧。

對於論第九教我品，既已說過品名，對於破折這個內外教學的「我」論的批評，世說尤其是於本品上，批評既成教學中的勝論，數論及種子部所說的「我」說來說叨了佛的無我論，中間尤其是以勝論，承認難我身體即五蘊外「我」的存在，然而一般世說難識我的，世觀則在我我品上，便從現細批評種子部的「補特伽羅」說，與數論的神我說（*puṃsa*）上成立了無我說的。

第一期以種子部的「我」體即「補特伽羅」，我體是與五蘊即是我們的身體是爲「不一不異」之物。然而道體是「假」的實是「實」的，若是實的則與外道之說，若此假的也與在部同類，種子部的體質有說，又非假有，正是這個立說云。

「但可依內現在世說，有執受諸

續，立補特伽羅。」

因爲勝論的唯識「我」，正是種子部的依蘊之「我」。然以前者這叫「離蘊我」說，後者則可爲「依蘊我」或「即蘊我」說。於此則則先以「依」字的意味上加以批評。所謂「依」者？是爲什麼？若「依」是（1）「覆諸蘊」義，從種種諸上成立立補加羅，則以這個補加羅應該是爲假，次復以「依」者，

2）是爲「因諸蘊」義，無常諸蘊是生因因，常性補特伽羅却是所生果。是以無常爲因而生常住之果也不合理。或謂「依」者，（3）是「託藉蘊」義，所託諸蘊，並有託藉托補特伽羅的假。因是，種子部的補特伽羅說畢竟也不合理。牙從認識上面考察這個，若以補特伽羅是爲假識所知的「色」法，乃至第六識所識的，則以其物也與同於是，始終是有什麼東西可以生識之物，法說，復有什麼東西這則直體是非所說，那則西畢竟也無所知的物。若非所知，其物也是不能成立爲「有」。既不是有，則已破壞自說。因此，種子部的補特伽羅說的「實有假」，「不一不異」，「認識不識」的什麼論也不成立。這個不但是依理的論，世說復其下反

「但可依內現在世說，有執受諸

「但可依內現在世說，有執受諸

世俗立有情，顯倒故執有；謂十二有支，無補特伽羅。能修淨潔者，於修行業中，如即還業分，應有種種諸業，無有無我，所謂道場者，既觀內是空，亦都不可得。妄執有言，假建立爲車，我實無我性，唯有有因法。容思此一切，顯外空亦顯。

——維阿含經四一——

（二）王（畢麟陀）即問言，命者與身爲一爲異。

大德（龍軍）答言：此不應記，問言：大王，宮內諸處樹所生果味，爲甜爲苦。王言：宮內此樹既無，豈可答言：果味甘甜。大德：日命者亦無，如何可言與身一異。

——畢麟陀王經——

- [*sems can shec-b'a bud clem*]
- [*kyed-ni tshar g'ur pyin*]
- [*h'a byed hun po hdi ton't*]
- [*bdz-la sems-can yod na yin*]
- [*ji tar yan-bugs hogs namsh-la*]
- [*ev rehi min-nu head pa i'ter*]
- [*bdlin phun fo nam br en-nst*]
- [*kun rdt'b sems-can she yaho*]
- [*bdag-nid-tyis na btag mel-de*]
- [*phai ci-log-kyis po'y ed*]
- [*hdi babdag-gam-sens can med*]
- [*choi hdi-dag-ni rgr'i-dan boos*]
- [*ard pah'i yan 'ag ben-g'i can*]
- [*phud-poh-senched kams ruams-e*]
- [*ran par b am'ta hdi kun la*]
- [*g n zig damigs pa ma yit-no*]
- [*n gi san payin pov loss*]
- [*qhyi-ro'g'a p-stor parit s*]
- [*g'p-eh'g ston ni sgn byed p*]
- [*do yan hoo'i-yan damg'so*]
- [*ci t'ri srog ed-ald lo' lags am*]
- [*srag kyan k'yan ghan-la lus bya ghan l'gs s' e' cis so*]
- [*gnat br an-er's hdi ni tan mi' gal-pa yin-no thei smro po dan*]
- [*kyed-hi'se-sh en jhon pa a-n'a h'ras bu yod na gan-yi-'pa*]
- [*de'i h'ras b' nam's ci sk ur-nam hon te*]
- [*muar ces dris-so*]
- [*das amre-pa*]
- [*ji-tar-nam cin jhou pi med-trai l'bras bu in ns k'we' baham muer-ba md-du lan ban par bya r'yal po chen-pod*]
- [*h'n di s'rg de-nid mad na ch'i srad d'i hdi ur l'i si ghan-pa-nid can g'har m-yin po-nid du lu n bsa r-par b'yi shea bya-lal-fo-ho*]

（三）親爲見所仍，如乾鹿野子。假若我爲無，及諸諸善業。執無我爲有，便壞善業云。

故佛說正法，則可見牙也。

——經 妙摩羅多頌——

[kum-rdab-riog Par ma Gyams]

[dga-la phin ku roma bya-hgyur]

[la bis mek bu ma-sep dan]

[lee rnam- jig-pa- lse a]

[med-ge-m phyer-ba-lar]

[kro-e ani seon por midad]

[led-er vod ani du klas kras-ma]

[las bi mi me ba-rma par gye]

如是，則以唯識教學的基本概念

即所謂內外兩空，人法無我之教，已

在俱舍論破我品裏正明了。

復次，世對於數論的「神我」

又是怎樣批判？不用說是在數論的

物心二元說上，以物質的要素為性，

精神的要素為神（Parma）。在

本經一說「我」（aha），「人」

（Parma），又叫作「知」（cit-cetas）

的體不外是這「神我」的異名。然而

佛經（Sambhāsura）裏，却以

五由來證明「神我」的存在，俱舍論

裏的，「決定有我」的理由，却與

經裏五由中的第一「積聚為他故」

（samāhāra-dhātva）的相當。

「決定有我事用，必待事用者。

識等所有事用，必待所依能了等

者。」

[sa, you bya-bod byed pa po la

chos-pal phyi-to] [bya ba chams

—

—

-cd-ri-byod pa po la bhor te]

[rum par ce-pa-ni b a bryen-no]

[de la bos na gan s'ig gi rnam-

par ces pa de ya, dgos so]

這「意思」是為一切經驗之聚合

的各個事用的東西，已定為一個以

外的「者」上所提的，必可生五

蘊積聚事用，那個事用必能想像到那

以外事用之體即「者」宗的意義。換

句話說，體「用」始終是有的。

數論則依這道理成立「神我」的。

但依「主」的批判，則以事用必不與「

我體」即「者」去相的。即以事用

相和之物前後相望名曰「體」或「者」

了，這裏「有事用」體，畢竟是

為「我執境」，不過是「諸蘊相續」

之物，然而怎樣才「我執」，為「們

貪」的五蘊，並無諸蘊相續以外的我

執境，論主復「與白等覺，同處起故

」之理，才得解釋以下之義。（待價

）

福田工讀社賦

（以題為韻）

覺 著

縣屬海陵。（今之泰縣）地居蘇

北。社結斷田。數闢。竺。有鹿野（

鹿野苑佛說法處）之遺風。易風如（

秦皇古稱）風九）之末俗。普為女界

。（出家比丘尼在家修婆夷）於茲學

必有師。廣庭繡流。由是日求多福。

問誰領。緣智錫（伴喻智光老。師

之常輝。定數指歸。亦南針）借喻南

亭（師）而共見。喜羅多士（時閑途

年。餘不紊。成續斐。示涅槃之

正道。談真淨之福田。是故盡善盡蒙

。出昏途而驚曉夢。行見莘莘學士。

沾時雨而坐春風。或從文字而修。相

九日誦佛學餘日紡織毛巾布疋）由是

登賢聖之階。將以入如外之堂奧。

故應雙修福慧。庶利己而利人。仍須

莫憚勞。亦半工而半讀。誠如是也

。則道眼為開。孰令至之。斯法乳所

滋。且大匠之門無棄材。庸憂狂簡。

抑長治之門無敬器。妙善化裁。故不

學。聖。莫滯昏途。其失道之徒。盍

來茲社。慧材同榜樑。德懷忠篤。

喜春風之披拂。沾時澤之涵濡。問彼

岸以云遙。幸他他之得助。感戴誠益

。欣茅塞之初開。罔識庸愚。提管城

而作賦。

詩歌

「大地如浪在波動：

「凶年飢饉……

老羸轉於溝壑，

壯者形而至四方者，

奧；利接初機，比美海濤，也算得深

入淺出之輩孫。

嘆末法，倡邪道，未得謂得，未

諳證證，我慢我高。貪供養，善機巧

，不知身本是空，何苦自尋煩惱。

務虛名，尙感慚，專語清淨風月

，不知虛修早強輪迴絕難逃。

當撥淨土，持名自利免徒勞；隨

緣普渡，如羽添毛。文字般若，法流

滔洶；驚習我，化導他，無上菩提

妙。

同情之歌

——獻給華北災民

「孟子比先慍慍了。

蹊蹊在廣漠的原野，

額上深深幾道綫紋，

呀哪結畫出

無限情緒無限底恨。

「徘徊又徘徊，

仰望着太空；

忽地一聲長嘯，

震撼到宇宙的心，

自此吼起了「同情之歌」。

×

×

×

×

×

×

×

「多」人矣！

「庖有肥肉，

廐有肥馬，

民有飢色，

野有餓殍……

（被同情之火燃燒而哽咽了。）

「康廉里 孟子之影已消逝，

曹娥渡濟朝陽，

墨子依舊牛靜，

歌聲，誰都未曾聽得，

只是淚流眼角，寂寞！

舟二，七，二七，午雨于滬浜。

饑餓之羣

海珊

高粱吃盡了，

樹皮也啃光；

於是

食人肉……

寶兒那……

這凄慘的饑頭，

這飢餓的羣像，

怎不令人目擊心傷？

✧

蓬赤，蓬赤，

幾多火山容，

為博舞女的歡心，

一擲千金無吝色。

可是
當您們縱情享樂的時候，
請您想一想

那赤地千里的華北災情，
是否比饑「康茄」來得緊急？

✧

花天酒地，

狗馬聲色，

一班鬪老虎；

只要有利可圖，

不惜將「良心」變「黑」；

那垂死的災民的生命，
彷彿一文不值！

✧

高粱吃盡了，

樹皮也啃光；

於是

食人肉……

寶兒那……

這凄慘的饑頭，

這飢餓的羣像，
怎不令人目擊心傷？

四十述懷

覺 善

荏苒韶華四十年

嚴君忽忽徒夢覺

孝亦難儲懷叙乏

知恩欲報何由報

識得塵緣賦十年

追憶願後且思前

慈母慈慈隔九泉

蒸嘗粗豆似虛懸

四尺空闈未忍忘

鼓盆休問八年前

以謝之

質然一紙君前，妙擅丹青結法緣。

佛卜精工濟眾頭，三三三三展讀映英賢。

技長寫刻堪師法，學透佛儒有究研。

讀盡樓頭懸佛日，慈燈法炬照三千。

題十八尊真手卷

一 補民道

金剛不壞身 百想全天理

伏虎與降龍 人生亦如此

二 應 慈

藏神至虛，愈出愈奇，去人不遺

誘人與俱；拈弄萬象，騰斥四海，

將謂無機，踏著便在。各事其事，伺

心其心，非心非事，挂角難尋；萬里

雲開，千峯月照，相見何言，彈指一

嘆。

三 持 松

十八尊委神妙傳，楞焰千燈豈小

緣，華雨塵芥猶帶相，虎馴鹿野尚稽

詮，岩棲塚宿唯依室，猿與雲心過

然，寶杖夜鳴寒蟬月，銅瓶秋飲碧潭

煙，名標綠若澄潭碧，跡念昏衢驚睡

眠，林下難為方外客，人間此作火中

蓮，情高不是超三際，道在非同入四

禪，浮世難離知逝水，深峯甘自聽飛

泉，蒼狗神龍僧賦後，玳瑁孟存古佛

田，珍重覺皇有異子，坤維高步列金

四 霜 亭

頂額莊嚴相，廣說微妙音，願依

般若法，永證菩提心。

五 興 慈

十八羅漢，利物悲心。內祝菩薩

，外現聲聞。不入滅度，待示生。

輓呂碧城居士詞

（憶江南）

馬智壽

君慧足。女界獨稱賢。夢影欲遊宏佛

化。

經文譯述著名編。慶溢共龍天。

聞示寂。我道失奇才。法炬無光權棟

折。

人天眼滅業生哀。那目再東來。

奇如鼻讚美樓揚智芳居士（有序）

如覺刊因悉如昂揚智芳居士擅長

丹青畫佛結緣承代繪地藏大士一

輪筆法精工意態莊嚴誠名筆也時

以謝之

質然一紙君前，妙擅丹青結法緣。

佛卜精工濟眾頭，三三三三展讀映英賢。

技長寫刻堪師法，學透佛儒有究研。

讀盡樓頭懸佛日，慈燈法炬照三千。

證空寂滅，真性常恒。降龍伏虎，出自天台。二八德士，佛記而來。法界以後，現世教衰。古，奇形，俱前聖。人若被禮，稱曰妙絕。

六

從法化生真佛士，神遊戲應人間，畫師描出無終塔，自似當年靈妙山。

七

十八阿婆漢，現身於叢嶺，受諸天供養，受一生禮讚。

八

十八應真，果憑無生，真出假，廣利有情；飄妙神通，不染塵，法華受記，佛道當成。

九

形彩色色真靈漢，普現十方佛土中，師以慧光親證到，遺留痕跡好尊崇。

十

靈山受騙三千載，橋化隨方無不在，一毫端上現真身，諸佛國中生光彩，剛健虎心降降，煩惱兼生念未改，算蓮蓮僧不度人，世人甘願沉淪海。

十一

遊戲不妨隨緣，隨緣貴乎不變，真學遊戲神通，先證無生法忍。

吳雲山居士六十賦贈

陳宗華

西方百菩薩，此諸三千載，託根本佛，可以佛果，又自蓮池，功德益以彰，枯榮得滿滿，則其火，我則答如是，今見斯人，移星宿，精神當春，卜式陰財，鄭會，民，具此宏願，蟬變乃無量，同濟風雨舟，感雲霓，不居名，人事皆忘，佛果當有，斯現壽相，歲星耀東方，我算未未央，我歌脩一聯，雲山正蒼蒼。

新聞一束

又做完一批

慈善事業

寬道法師，向努力於慈善事業；近聞募集捐款，計十二萬四千七百六十元正。悉數捐助華慈急賑，暨佛教施粥堂，安老院，山濤孤兒院，育嬰堂，難童救養院，撫育工兒院，福幼院，中報館助學金，佛教施診所藥所……餘外報名山道場，苦行關若，皆獲淨資施捨云。

九

香港東蓮聖苑主講者老法師，竟數年來，感全國，日吸無意於人事，翻，路，對，書，以清永貴。今春九月，主亦無人，地方當局，法師以事，法門，於四月二十五日，入，將，必有特別。

四分律比丘尼戒相

表記出預告

前弘，律師編定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為研習律學之唯一良導，十年以來，比丘莫不奉為圭臬，而尼戒尤為繁重表記之作，需要更切，尙付缺如，今由中國佛教學院特延詩仁法師依律編定，頃已付印，計七月中可以出版，每冊定價洋捌圓，預約每冊價洋肆圓，預約期，七月底截止，如有預約者可逕函該院接洽云。

大悲心陀羅尼經

述秘鈔出版

大悲心陀羅尼在佛教上極其重要，而原經世鮮流通，更無註解，去年年底，曾由北京刻經處公開募印未就，日本明慧法師撰該經述秘鈔，原定每部價洋捌角，但今年付印時，值工料飛漲，每部實用洋三圓，茲已出版，所有各居士捐印之書已由北京刻經處

照數寄發，所虧之款由北京刻經處另籌補也，至於流通則照本質收，每冊三圓云。

本刊鳴謝

- 版子白居士 五百元
- 蔣克明居士 二百元
- 本願和尙 一百元
- 莊觀慶居士 一百元
- 脫煩法師 一百元
- 徐文安居士 一百元
- 徐積安小第 一百元
- 普濟居士 五十元
- 心岩和尙 五十元
- 法輪大師 五十元
- 蘇州定慧寺監院 十元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十日出版

「妙法輪」月刊

編輯兼發行 上海佛學院

地址：上海登州路福祿玉佛寺

(申請券、郵費在內)

全	年	外埠	本埠	十元
	年	外埠	本埠	十元